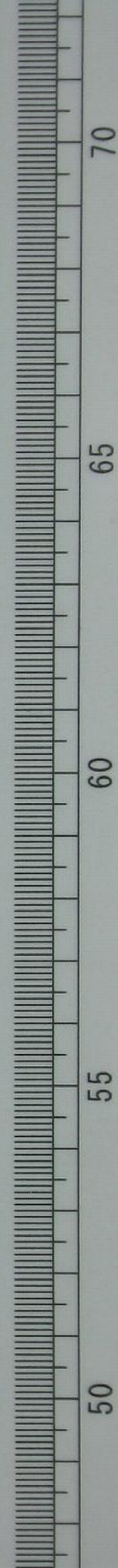


陸象山文鈔

下

本庄

13
1128
3



1128
3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下

天
三
十
五
年
二
月
陸
象
山
先
生
文
抄
卷
下

美濃 桑原 忱 抄錄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劄子
表非狀謂之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下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陛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飯。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際。興。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醕。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

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

按大禹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周公言文武克知灼見

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唯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至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

又曰立政勿以檢入其惟吉士先生以當時賢奸並用莫知深辨故切言之

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所見下者必不能如_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_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趣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日

盡如其意。惟其趣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_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徃徃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

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願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亾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

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皇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徃徃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代隱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

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辯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

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

欲之相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為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己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為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

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為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

孺言孺動
荀子勸學篇
微言也微動
也

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
喘言孺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
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
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之細也。然邪之與正。
猶明魄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
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
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在車聞
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
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
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

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
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
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曰。麗
必照物。雲油必兩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
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
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
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替
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
徒謙冲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由乎品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己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至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已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

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切嘗誓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儆戒之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可見于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如何。若禹稷之心。則天下同戴。誓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槩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

陸象山文集卷之四
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

於網罟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兪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

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已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

累。則夫著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著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

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
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
之所以不識。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
浮虛說也。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
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
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
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
膠矣。聖人懼天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著卦六爻之
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
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著。四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著以立卦。著生卦立。
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
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
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
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
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
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
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著
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

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著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彖，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正吉悔凶。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

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滯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已，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

下而聖人亦爲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皈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蒼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皈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特一己之智能而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

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
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
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燮
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
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愆是繩余繆是糾朝
焉著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
問人謀鬼謀猶以為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
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
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
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

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皈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
成天地之能者皈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為不
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
為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
所以為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廟
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
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
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
地相似者乎

程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與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

稱述功烈。其辭諄復。駸駸乎佞譽誣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管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惡其舛。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譏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刺之學。深欲其君廢
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慮力竭。欲已不可。欲
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
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為
之心。激發其敢為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
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
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為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
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久也。彼其
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蓋

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况其處心積慮。旁求曲
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
矣。說春秋者。以為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
焉。聖入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
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
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
去滯未。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
事也。如絕秦之迹。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
人不拏。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
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

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許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辨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謹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讒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藹。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為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

感似當作惑
然以前後文
求之即作感
亦可

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為。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責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藹矣乎。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藹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藹。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

為是問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殫責天下。獨以為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

今童子甫完
急就即已侈
口論性命而
俗儒粗通章
句者率逢人
高談性命自
矜為理學不
知皆先生之
所訶也

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于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辨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塗而示之飯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為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為病而已耳。嗚呼。循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

議論機權之
文推眉山三
蘇若先生此
文峻厲卓越
有過之無不
及信乎有德
者必有言也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廢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為貴之說乎。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為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攷。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

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已。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侷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觀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暄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允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鄼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

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刺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鄼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如元齡策。自帝情觀。

之。元齡不失為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奕秋者。必不能以舉其碁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畧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辨士。蓋

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畧之相
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
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
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
定天下其智畧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
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
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誦其辨
此亦難乎其為臣矣然而自涓北一見之初秦府表
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
淺者所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

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為不可
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
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
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
欲以辨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
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
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遠哉雖然
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概
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
人歎息也

收束仍皈正
論所以為有
道者之言

卷之六下
北

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入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闢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

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飯？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邱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也者矣。

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貴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甕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杆格而

按劉晏判度支用法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迨後

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避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稟入。故趨督倚辦

賦入計歲得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大半其理財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為轉運使之常平鹽法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蓋其才智有過人者內同納也

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噸呻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權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

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稅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剥膚推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揚國忠之倫無耻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

按前文極其
推服此處飯
本於學與道
亦春秋責備
賢者之意

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
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
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
以君子之智則堅缺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
時而同科瑄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
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
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
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
悅而尊竈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
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

不與晏同而細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
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
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
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仲曾
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
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
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
尊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
使不死於揚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
莫不以揚炎之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

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鉞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謗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爲侈說以輕議焉可也。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堯堯然與物爲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爲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

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爲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入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

鄒之陳則鄒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樓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槎。不足以試鎧錡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潞。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郭也。有賤丈夫焉。奮劍而裂之。

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徇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徃徃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徃徃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

陸象山文集 卷之十一
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溺唐此有柔之體而不
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羣虬蟠於
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
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
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
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
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
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
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

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
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汗池
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牆蓋正己
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時
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
也中也其為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
明爲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
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讎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
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克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振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識焉耳矣。顧為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牆。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為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為術。又有德於翁張。取予之妙。

始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為蘇張之縱橫。流於法者。為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吳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荀彘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為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料敵 解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論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

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爲必擒。及叩夷陵。銑已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爲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皋招徠羣蠻之策。以爲召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爲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群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畧相類。一以爲召寇。一以爲制敵。而君子而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

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緘。識畧之相符。非可以言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

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問賑濟 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糴。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翼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私困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通衢。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

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困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閑糴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為無義。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科斂之方畧亦踈矣。而能且暮之間。以殿為最。則愛民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邇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畧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

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為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為因循舍貸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當難言論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為果知古也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幾以為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為大夏之暑毫末之

小可以進而為合抱之大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以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為復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為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并之端開避地之釁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員外置寔廣而不復除此固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隳而不可攷閱習弛而不可用其源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曠騎而

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據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
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脩而復之。苟且
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
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逭其誅。至於斜封墨勅之濫。
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
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
豈不較然甚明哉。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
租調之法。固可以為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
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厭糴糠者。無以為播種之資。削
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孰

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
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惶惶。有
之。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為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
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為通世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
為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
制不可復論。況邇者兩淮流移之民。朝廷欲因振救
之粟。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
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
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
堅蹠。勤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

陸象山文抄 卷之十一
府衛之制。蓋索商舶於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
高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
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
而府寺場局。外而參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
爲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爲此者。則懼夫衣
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
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園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
士大夫爲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
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
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

抱之木。毫末之進也。况夫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仲尼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
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亾之公。於復三代乎。何
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屢歎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
稱焉。曾西有所不爲。孟子有所不願。威公由莒轉戰
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
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
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

彼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
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
成湯之勲德爲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
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静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
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貞觀之治。而論者
以爲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
字文士及稱南衙羣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
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爲尤
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
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

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
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
至上盛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
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
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勅勅壘壘
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
俯用之。策諸生於放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
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
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齊家
而已之說。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修身齊家者。非夫

此數語非有
見於聖學者
不能及

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勲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復深致而敬思之。以爲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

之爲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強弧剡天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耻。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侯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驛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爲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犂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耻。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

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沈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遠於虛耗之報。而拊髀之難。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拾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辨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智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辨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

章句支離之
學不得謂之

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

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辨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

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心。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蕪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悵悵然無所依皈。將至於無所不爲。斯固有

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爲。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爲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

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固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所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

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偽。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爲人乎。哉。鸚鵡鸚鵒。能以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

陸子以如字
作似字解本
於乾卦同聲
相應同氣相
求之義所謂
君子以同道
為朋也若朱
子則以如字
作及字解蓋
用子貢悅與

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廢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
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
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
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
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
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
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
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友者也其所向

不若己者處
之義於理皆
通但孔子之
時豈有如孔
子者是孔子
無友而斯言
為虛設也然
孔子言志老
安少懷與朋
友並稱衛蘧
齊晏皆不如
孔子而孔子
皆友之惟原
壤夷侯然後
故叩其脛則
所謂道不同
者由是觀之
似陸子之解
不為無見

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
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
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皈
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
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
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
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
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大有於人何所
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
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耻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

又

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為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畧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耻者蓋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

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
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
然而無疑者矣。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也。
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
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
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
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始若決江疏
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
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眾為之。此
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
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於
仁。孰若與眾人而共進乎仁。與眾人焉。共進乎仁。則
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
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為美。一
家之仁。不若鄰里之仁。為美。其鄰里之仁。不若里焉。

皆仁之爲美也。里仁爲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罔念克念。爲狂爲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日危日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爲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爲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

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

陸象山文集卷之十一
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
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
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
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
也。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必有所辨。然後私說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
可得而絕。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
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以圖事。揆策其
爲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于其私者。輒持其私意。

倡爲意說。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說。黨
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
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
無所辨。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惑。內之無所主。而宅心
之素。不干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
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
以害之也。有所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
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

之害既去。則心有二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偽為也。理不可得而偽為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偽

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偽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誓。往哲以為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為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誓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為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誓古昔以為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

真偽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驟取之。則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僞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邱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證。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郊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僞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槩而

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論堯

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成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况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誓求師式。至於爲聖爲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誦。空言坐談之譏。皆蔽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

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蠱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藥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羣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

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紓理。人群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皈往之者。保民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

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漶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徃徃顛倒錯亂。廢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擡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

似字有訛

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羨之不能自己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為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為之

後之僂蹇僭越。自以為是人皆悅之者。不獨一續書之王通也。

也。然其不知涯分。僂蹇僭越。自以為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皈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為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問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皈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

韓愈文妙 卷之六 五十一

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輩。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躡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為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

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躡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為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升。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窪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

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
 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躡等而後可以進。此羞
 稱五伯。能言距揚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躡等之過
 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陸象山先生文抄卷下 大尾

書 林

京都寺町通佛光寺	河內屋藤四郎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貳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南傳馬町壹丁目	山城屋政吉
同 下谷御成道	英文藏
同 大傳馬町貳丁目	丁子屋平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大塚齋橋筋本町角	河內屋藤兵衛
大塚齋橋筋博勞町角	河內屋茂兵衛板

